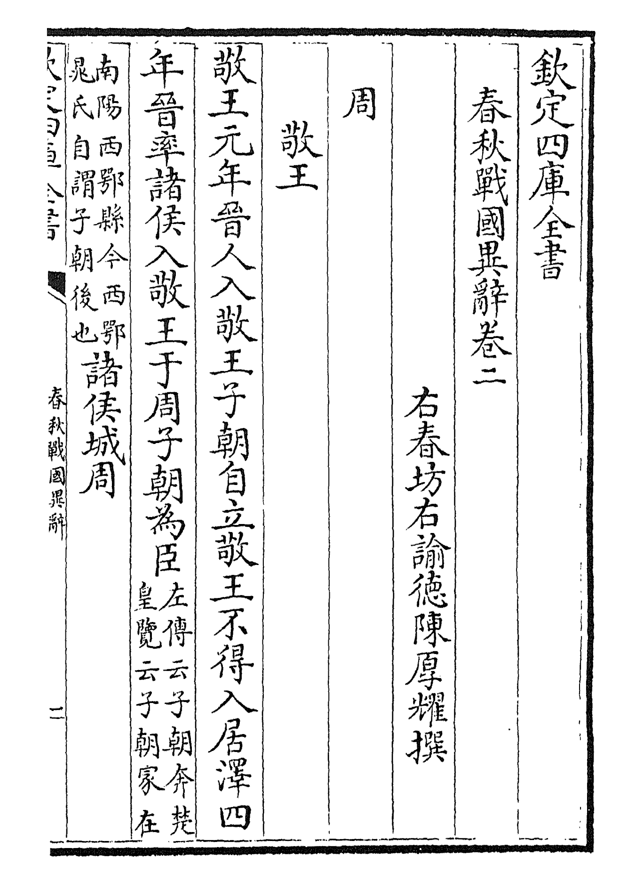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周

敬王

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左傳云子朝奔楚皇覽云子朝家在南陽西鄂縣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朝後也諸侯城周

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以上史周本紀

敬王二十八年殺其大夫萇弘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弘事劉氏故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弘通鑑前編

弘蜀資中人

叔向之讒萇弘也為萇弘書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韓子內儲下

呂覽必已篇萇弘矢心王室而王不能用且殺弘以悅趙鞅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以殺之不當其罪也

說苑權謀叔向之欲殺萇弘也數見萇弘于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萇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詩傳說同詩詩序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作兔爰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于

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　列仙傳曰關令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竒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尹子　列異傳云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葢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史老子傳

高士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

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之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于秦敬王元年也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强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

拾遺録老子當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絶迹惟有黄髮友五人手杖青節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談

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

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生于李家以李爲姓又云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鶴髮龍顔黄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唇額有參午達理日角月庭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養

性絶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　本行經云太上老君託胎洪氏之胞凝神瓊胎之府　又老子内傳云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歲而生常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堂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又曰頂有日光身濕白血面凝金色舌絡錦文形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

又神仙傳　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下以長生之術授之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仰目而盱盱張目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

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莊子寓言

地志鞏昌府尹喜秦州人函谷關令見紫氣東來謂有真人過果遇老子授以道德經後仙去與老子會于蜀賜號文始先生

關令內傳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

味及真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良久不知所在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素善于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察雖鬼神無以匿其真狀老子感焉未至九十日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復九十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齋戒其日果見老子乘青牛車來度

又周元極（極當作王元極一作無極）元年歲在癸丑（癸當作乙）冬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函谷關關令尹喜先敕門吏曰若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老子授喜道德五千言

又　老子與尹喜登崑崙山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狀

又　尹喜共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紫梨

玉文之棗其實如瓶

又　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一花輒徑十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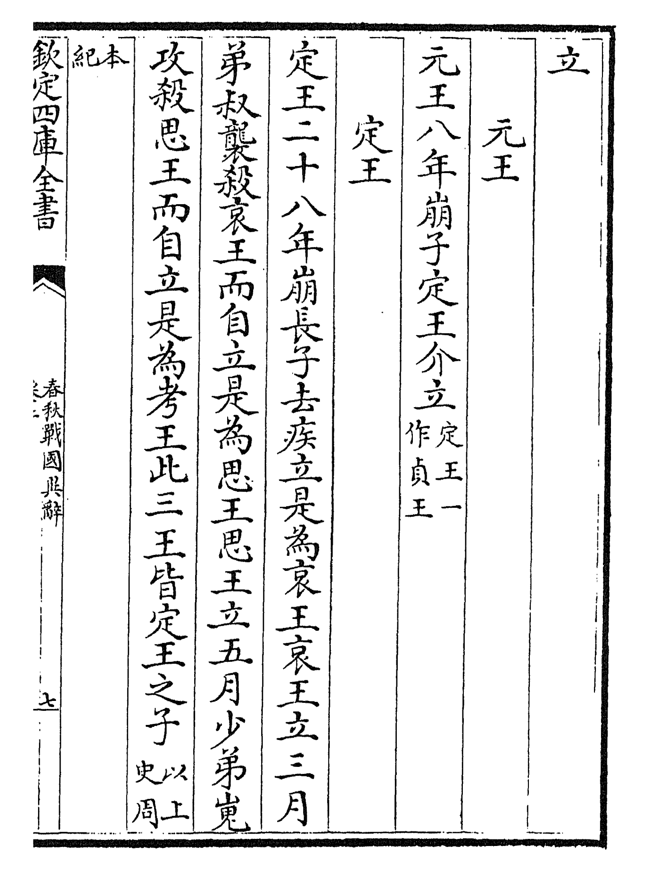
顧歡夷夏論　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

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妙淨口中後年

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墜地即行七步于是

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經見宋書

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



立

元王

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一作貞王

定王

定王二十八年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以上周史

本紀

考王

考王元年封弟揭于河南（王城也）以續周公之職是為西周桓公（通鑑前編）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史周本紀）

威烈王

周威王時有匡裕者（字子希裕一作俗）生而神靈廬于廬山世稱廬君故山亦曰匡廬（周景式廬山記）

地志　江西南康府府城西北匡廬山周時匡裕七

人結廬隱此故名疊嶂九層崇巖萬仭周五百餘里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尸子

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安王

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

烈王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獻公十一年見始周與秦國合而别別五百載復合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為諸侯是别之也自秦列為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二十六城以入于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舉其大數合十七歲秦紀作七十七而霸王者出焉武王昭王皆霸至始皇而王天下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以上俱史周本紀

顯王

西周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復封其少子名班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韓子內儲下　周太子公子朝其弟公子根甚有寵于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括地志　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武公為秦所滅　正義引據此東周之分在顯王二年即趙世家所謂分周為兩者周本紀

無此事是史疎也

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史周本紀

秦師臨周以求九鼎顯王患之以告顏率此事詳國策然以顯王為周君謂東周惠公也率曰請救于齊遂說齊王曰秦無道欲興師求周之鼎君臣計不若歸齊即願王圖之齊王悅發師

救周秦師罷齊求鼎顏率曰周即獻鼎然不可懷挾提揭不識何塗之從王曰塗于梁率曰梁欲求鼎謀暉臺之下小海之上梁必不出也王曰從楚率曰謀于章華臺之上楚必不出矣齊王乃止春秋後語

初晉太史屠黍黍一作餘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周威公見而問焉考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子也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

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也倚近也無休息晝夜宣淫也淫昏康

樂歌謳好悲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義蒔一作錡疇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得史驎趙駢驎一作理駢一作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也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下棺置地中謂

之弾 呂覽先識

又說苑權謀

周威公問于寗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容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

将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
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
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于
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
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
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
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說苑尊賢 漢書儒家甯越一篇
甯越中年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

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一作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一作十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說苑又呂覽建本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養生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聞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于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

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高門大家也縣簿小戶也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柴立木偶無心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

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于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腞楯畫盾也聚僂曲薄所以拨聚物者言被刑戮而置于此也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莊子達生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

墨書掌及股裹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甞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于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胷内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拾遺記

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為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為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

秦齊戒而往鬼谷子

鬼谷先生隱居韜志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櫃桐乎上枝干于青雲下根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葢所居然也袁淑真隱傳

蘇秦張儀學縱横之術于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君之地秦説鬼谷先生先生泣下霑襟論衡

地志河南鬼谷子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顏如童居青溪之鬼谷戰國時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雲惜哉

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為餘受氏為張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

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遊客雖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為寡人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得於天下者無若文君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昭文君御韓王為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呂覽報更

録異記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

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濵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横之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辨譎相高爭名貪禄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邉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

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肉葢所居者然也令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昧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異時君刺以河邉喻以

深山雖素空闇誠衒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與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

說苑　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持之明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此之謂善說

鬼谷子　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含吐縱横儀不如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　今本無

典畧　邯鄲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往說之大侯送以黄金百鎰其家亟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說可得聞邪蘇大侯曰客天下辯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

漢書　從横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張子十篇名儀

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後秦始皇時見于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系而行未出龍齒嚙斷其系故泗上為之謡云稱樂大早絶鼎系（水經注　史紀周末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

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立　紀年　魏惠成王十一年即顯王

九年東周惠公傑薨後元八年即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沒於淵

慎靚王

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以上史周本紀

赧王

周赧王四年濟東有二石高三尺有餘相從而行入海數百步樂資春秋後傳

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于臺後因名逃責臺責同債北堂書鈔失政註

前漢書諸侯王年表第二二周有逃責之臺

帝王世紀赧王多負債於民上臺以避之名曰逃債臺雒陽南宫誃臺是也

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伐之宜陽韓地秦攻而楚救之周為韓出兵而楚疑周為秦因伐周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言周之為秦甚于楚者欲令周入秦

也故謂周秦也周秦相近秦欲幷周而外睦于周故當時諸侯咸謂周秦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于秦因善之不于秦亦言善之以疏之于秦周絶于秦必入于郢矣史周本紀

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絶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

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史周本紀）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史周本紀）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

周之寶必可以盡矣王赧謂成君史周本紀

徐廣曰戰國策云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辯說求救按

徐廣注引戰國策一段令本所無且下文亦有脫文也

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

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

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茍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

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令相

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

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獘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史周本紀

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

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史周本紀

楚欲圖周周王赧使西周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三國楚齊韓也臣以為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于晉之城下鋭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

以圖周比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于西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絶于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弒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

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
之于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令子
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
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
矣于是楚計輟不行史楚世家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
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請立為太子左成曰司馬翦左成皆
楚臣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于周也不如請周

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史周本紀此較國策更明

赧王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馬犯見秦破華陽約懼周危故謂請梁城周也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周以國破猶身之病犯請以九鼎自入于王王受九鼎而圖犯圖收也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言梁非戍周實欲取周實鼎王試出兵于境以觀梁王之變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馬犯又歸說梁王

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史周本紀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冣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冣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獘於周合天下

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獘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獘則令不行矣史周本紀

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全上

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縱

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昭王之五十一年）秦受其獻歸其君于周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憚狐（西周公謚武公之太子文公也國策有周文君不知滅時定當何主）周王赧亦卒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史周本紀）

史記（秦本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

周君奉其祭祀法言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

吴澄二周辨曰敬王四年子朝奔楚王雖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于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西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别封于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

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

前建都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後二公封
邑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

雜録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
得之家人之屋閒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
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謂忠我哉於
是吏皆悚懼以為君神明也韓子内儲上玉簪一作曲枚
衛侯朝于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啓

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 新書卷之二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之者也 呂覽務大 淮南子道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

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韓子說林

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戰懼也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呂覽審應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

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韓子說林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髹赤黑色言不明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韓子外儲左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而未死也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

周因報西周刺者閼伶悝已死武君曰伶悝已死矣厚罪之也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者罪所使刺伶悝者也　呂覽貴卒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李璜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魯

史魯世家節文周公旦武王弟也佐武王破殷封于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魯有天子禮樂

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伯禽即位之後淮夷徐戎並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弟熙立是為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

二年卒子真公濞立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甫諫詳國語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

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宫是為孝公

孝公

魯公子稱之保母臧氏之黨也與子俱入宫養公子稱當懿公時伯御攻懿公自立求公子稱於宫將殺之母乃衣其子以稱衣卧於稱所伯御入殺之母乘間抱稱

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宮門舅問稱死乎母曰幸天之靈公子在此舅曰何以得免母曰以吾子代之母遂逃十一年魯大夫知稱在保母遂請於周殺伯御立公子稱是為孝公也列女傳

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史魯世家

惠公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賜所請惠公止之止留也其後在魯學於墨子呂覽當染也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史魯世家

隱公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與左傳異

隱公五年觀漁於棠

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以上

史魯世家

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齋於社圃館於蒍氏揮使人弑隱公

於蔿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史魯世家

桓公

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

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以上史魯世家

三年使揮迎婦於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史魯世家

魯桓公會襄公於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子貢詩傳　詩說亦云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故齊人刺之

詩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

爲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史魯世家○約左傳文

管子　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俞諫公不聽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於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

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説二月魯人告齊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

魯連子　展無所人名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澠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上隱居下易獘無所不敢

莊公

齊穀告王姬之喪（莊公二年王姬襄公夫人）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檀弓下）

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史魯世家）

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名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尸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

相管仲史魯世家○約左氏文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莊公十年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檀弓

上魯勝乘丘而云馬驚公隊未足信也

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刼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

侵地 史魯世家

魯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 盟柯在魯莊十三年 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 管子云莊公與曹翽並納劍於懷而求割地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

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史刺客傳事見公羊莊十三年而文少別

十五年齊桓公始霸

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以上史魯世家

齊起兵攻魯魯患之柳下恵見齊侯齊侯曰魯君懼乎曰不懼齊侯忿然怒曰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

懼者以其先君出周南門刲羊相約曰自後子孫敢有鬬攻者令其罪若刲羊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說苑

說苑　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致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

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名柳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君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

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春秋繁露　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

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

風俗通　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

符子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何也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淮南子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蹠見飴曰

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

韓詩外傳　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

家語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

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褻其為可謂智乎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駒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繆公時人莊公疑誤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名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

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向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 呂覽適威　又莊子達生小異　又家語作東野畢定公顏回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 莊子讓王　又呂覽貴生

慎子　魯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而鐘大

君何不圖之

說苑　夏公如齊逆女莊公二十四年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珎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

乃親引其手授夫手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三十二年公薨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

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班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班未得殺左傳莊異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班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班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

於鍼巫氏使鍼季刼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八月莊三十二年莊公卒季友竟立子班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於黨氏宫止于舅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十月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班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史記魯世家○約左氏文

湣公 湣仝閔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內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葬畢即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故云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檀弓下

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内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同僖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

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尸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閒於兩社為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

史魯世家

僖公

僖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季友為相史魯世家

魯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公憂閔避舍釋更傜之府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三十五事禱巳舍齋南郊雨大澍春秋考異郵

春秋考異郵　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傜之府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三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

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

身塞無狀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

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

頌曰駉詩序

詩說入魯風駉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頌之賦楚宮詩傳 詩說 同 毛詩序

作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僖公獻捷於太廟史克美之賦泮水詩傳入魯風

詩說入魯風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

詩序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賦閟宮詩傳入魯風

詩說入魯風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於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録也

詩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僖公燕其臣史克頌之賦有駜詩傳入魯風

詩序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詩說入魯風 有駜燕飲而頌禱之詞

臧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動變子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

而後出以求助焉後俱如母言列女傳

彤管遺編　臧文仲使齊其母送而戒之至齊果拘之齊欲伐魯文仲微使人遺魯公書恐齊得之乃謬辭辭魯公與諸大夫莫能知乃名其母問之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魯以臧母之言軍於境上齊知有備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列女傳　臧文仲將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為威魯國不容子矣凡奸之

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能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與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

不試名而問焉於是名而語之臧孫母泣下霑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内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魚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保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母

之言軍於境上齊方遣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禮記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敗于升陘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

君乃以真岑鼎往呂覽審已又新序卷七

四書人物考　柳下惠者亦名柳下季　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仕魯為士師

初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彼為彼我為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列女傳

柳下惠死（卒在僖二十六年後）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門人從之莫能竄一字（列女傳）

三十三年僖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史魯世家）

文公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三年文公朝晉襄公

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於長丘獲長翟緣斯晉之滅路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衛

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史魯世家）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顔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新序卷六）

禮記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

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公殺子惡及視而立俀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史魯世家

宣公

仲遂卒於垂宣八年卒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

卿卒不繹檀弓下

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文公子赤而自立公子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也新序卷七

十八年宣公卒子黑肱立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也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

子怨之歸父奔齊史魯世家

成公

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隆左氏作龍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

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

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史魯世家

襄公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作忌慙而退說苑反質較國語稍詳

四年襄公朝晉

季文子卒襄五年 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史魯世家

說苑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

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家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駘（襄公四年）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禮記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襄公四年）

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季武子從相行禮

十一年三桓分為三軍

十三年朝晉

十六年晉平公即位

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以上史魯世家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禄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

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斑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馬夫爵禄旂章所以異功伐别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

可歟又何賀韓子外儲左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禮記雜記

孟獻子之喪襄十九年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檀弓上

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史記孔子世家

闕里世載　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

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孔子父叔梁紇母顏氏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誕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

拾遺記周靈王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来附孔母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孔

母之房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又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

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

齊人弒其君襄二十五年齊弒其君莊公　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弒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說苑君道師曠論衛

人出居

意同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郈成子魯大夫郈敬子國之子郈青孫也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為渫過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亂作襄二十七年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

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呂覽觀表

魯襄公朝荊至淮襄二十八年聞荊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荊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故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

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說苑正諫詳魯語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檀弓下

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聞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

焉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為君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史魯世家約左傳文 世本魯昭公作弁

昭公

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

滕成公之喪（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敬叔嘗殺懿伯為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檀弓下）

四年楚靈公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史魯世家）

叔孫（僑如）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

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

豎牛名之又不名而報之曰吾巳名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死叔孫有病豎牛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韓子內儲上

昭四年與左傳別　豎牛不發喪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始有合葬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檀弓上

季武子寢疾昭七年蟜固不說音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檀弓下

七年季武子卒

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以上史魯世家

魯築郎囿昭九年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

所治之民乎 説苑○反質與左傳畧同

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毋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厭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昭公始也 禮曾子問 按昭公母齊歸十一年始薨少未喪母也慈母不見左傳

禮記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十二年朝晋至河晋昭公謝還之
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
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
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晋謝還之
南宫敬叔言於昭公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

餬余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昭二十四年）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祀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

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可乎凡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已為人子者無以惡已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受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進蓋三千焉家語 南宮敬叔孟僖子之次子

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謡曰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史魯世家

初魯季氏與郈氏鬬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為之金距季

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譖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公弗聽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呂覽察微　又淮南子人間與左傳

畧同

初郈昭伯以芥雞之故怨季平子而臧昭伯之弟會偽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因季氏人季平子怒因臧氏老故臧氏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

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巳亥公至於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史魯世家

昭公二十五年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於乾侯頃之魯亂孔子適齊主高昭子以通乎景

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史孔子世家

魯昭公棄國走齊景公問焉曰君之年少矣奚道至於此乎昭公曰吾少之時多愛我者吾體不親人多諫者吾忌不能用是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人諂諛者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本密其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藝文類聚引晏子作魯哀公事

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

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内之道卒叔孫昭子求内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於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内昭公名季平子平子布衣徒跣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内君衆不從晉

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史魯世家

春秋感精符　魯昭公時雊街環入雊之為言弟也喻昭公弟之入為君也

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為上卿至於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史魯世家

昭公三十二年孔子自齊反乎魯孔子在齊凡八年斯時季子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史孔子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魯

定公

陳懷巵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敝邑雖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

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能用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於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内來於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為是我

即庚桑楚

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亢倉子 全道）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亢倉子魯侯作定公）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

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列子仲尼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

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蓱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蓱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

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說苑辨物）

家語　季平子卒（定公五年）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嬖臣曰仲梁

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史孔子世家約左氏文

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史魯世家

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陽虎將舉劒而伯頤伯迫門者止也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害之而反利也淮南子人間訓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冬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其甲首而獻之者三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請為兄弟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十人而死韓詩卷十　又新序卷八　新序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

卞莊子魯卞邑大夫也性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

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戰國策

顔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馬也顔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顔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名顔淵顔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

知之顔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故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其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顔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而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韓詩卷二　又新序卷五　又荀子哀公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亶父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

亂子而使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敝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闇夜若有嚴刑於旁敢

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形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呂覽具備）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蔽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說苑政理）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

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說苑政理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

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韓子外儲左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地志今山東單縣有琴臺即子賤鳴琴處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韓詩卷二

呂覽察賢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淮南道應　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漁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

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袪壅蔽矣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

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政理

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淮南子齊俗訓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

熟矣今廹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新書卷之二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寛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闢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其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韓詩卷六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

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孔叢子上

呂覽舉難　季孫氏刼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

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耶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

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定公九年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於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

得厥所 家語

符子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在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者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

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喪五年不具一牢何者用人之謀失之也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不與三桓謀而用孔子

定公十年孔子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公羊傳疏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當作桓子康子不悦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

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孔子家語又說先政理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也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

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茍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

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也 說苑指武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毋失刑乎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

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淮南詮言鄧析巧辯而亂法子產誅之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荀子宥坐

孔子攝行相事有喜色乃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淮南子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

奚若其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

時暴也不告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讀為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

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荀子宥坐與家語小異

說苑政理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

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遲故也今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耶孔子曰非也子

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韓詩卷三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孔叢子上

孔子始用於魯魯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

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既行又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恵我無私 古詩紀引吕氏春秋今吕氏春秋無又誦數語

定公十年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定公且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

獻酢既畢齊使莱人以兵鼓譟而至刼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宫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請命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與左定十年少別齊侯歸責其羣臣

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寡人得罪於魯君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汶陽龜陰之田（合史記及家語）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强諫而不聽必驕魯而之齊君勿納也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

景公不納晏子　卷四

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城當作郕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史魯世家

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康樂一作容璣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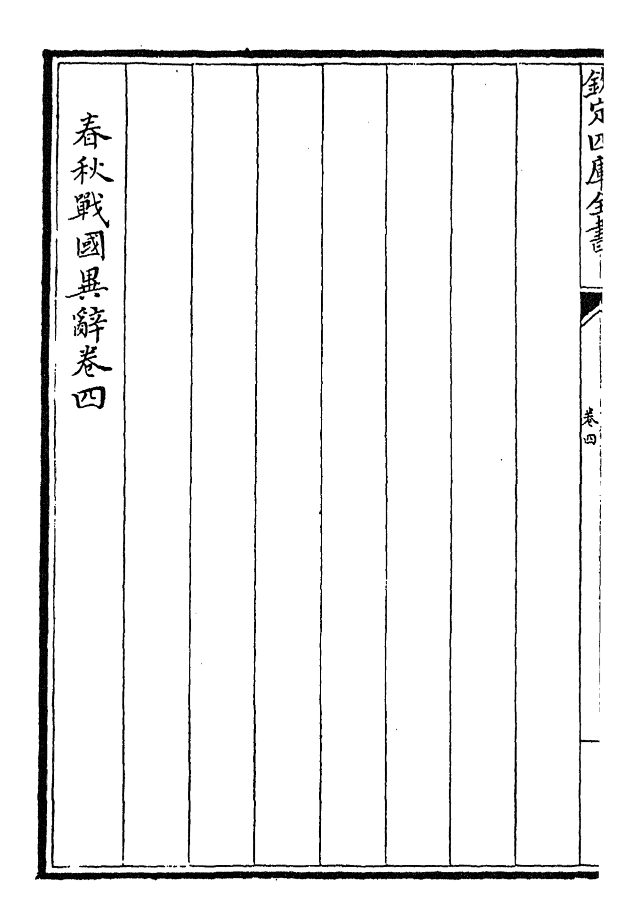
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肉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郭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合史記及家語

韓子 內儲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魯君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絶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此定公時事誤作哀公

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操以喻季氏之蔽魯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

柯奈龜山何 琴操

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 史魯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